

The background of the cover is a photograph of a person standing in a desert landscape at sunset. The person is silhouetted against the bright orange and yellow sky. They are standing near a wire fence that stretches across the foreground. In the distance, there is a single tree and some low-lying vegetation. The overall mood is contemplative and serene.

瓦地的小号

〔以色列〕萨米·迈克尔 著

李慧娟 译

a Trumpet in the Wadi

南海出版公司

瓦地的小号

〔以色列〕萨米·迈克尔 著

李慧娟 译

a Trumpet in the Wadi

南海出版公司

2009·海口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瓦地的小号 / [以] 迈克尔著; 李慧娟译. — 海口:
南海出版公司, 2009.1

ISBN 978-7-5442-4033-8

I. 瓦… II. ①迈…②李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以色列—现代
IV. I38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188169 号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 30-2007-029

A TRUMPET IN THE WADI by Sami Michael

Copyright © Sami Michael, 1987

First published by Am Oved Publishers Ltd. Tel Aviv in 1987

English languag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03 by Sami Michael

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ElRay Agency

through Bardou-Chinese Media Agency.

ALL RIGHTS RESERVED

WADI DE XIAOHAO

瓦地的小号

作 者	[以色列] 萨米·迈克尔
译 者	李慧娟
策 划	新经典文化 (www.readinglife.com)
责任编辑	翟明明 张 锐
装帧设计	新经典工作室·金 山
内文制作	李艳芝
出版发行	南海出版公司 电话 (0898)66568511
社 址	海口市海秀中路 51 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
电子邮箱	nanhaicbgs@yahoo.com.cn
经 销	新华书店
印 刷	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
开 本	890 毫米 × 1280 毫米 1/32
印 张	9
字 数	150 千
版 次	2009 年 4 月第 1 版 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442-4033-8
定 价	25.00 元

南海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

第一章

带着他那埃及人特有的微笑，伊莱亚斯爷爷说，一点点烦心事儿可是上天赐给苦命人的礼物呢。妈妈瘫坐在椅子上，一脸倔犟地朝着门口努了努下巴。“如果确实是上天送来了这些个礼物，那上天可真爱打趣儿。”她这么回应道，好像就等着门被撞开，好多双粗野的大脚闯进来，把客厅光洁的地板弄个一塌糊涂。这位在生养了我和玛丽后就开始守寡的母亲，对操持家务无比热衷，至今仍像处女般喜爱洁净，或许是因为她结婚较晚，抑或是因为父亲匆匆把我们姐妹带到人间，又毫不迟疑地离开人世吧。从听到的关于他的点滴里，我知道了他并不像他父亲，也就是伊莱亚斯爷爷那样富有幽默感。或许我比较像他。我们已经在瓦地^①生活多年，我却从未交到一个阿拉伯朋友，不论是男是女。我正设法让自己变得比犹太人更像以色列人。就像一个撒网捕鱼却每每空手而归的渔夫那样，我从一个渔场游荡到另一个渔场，寻找着心灵的寄托，但是

①原指阿拉伯半岛、叙利亚和北非地区仅在雨季有水的干河谷，这里是指以色列海法市的一个阿拉伯人聚居区。

此刻耶胡达·阿米亥^①这位犹太诗人却比任何阿拉伯诗人都贴近我心。但玛丽无需付出任何努力。在这个家里，就数她最像以色列人了。她比我小两岁，性格大胆，行为莽撞，总是带着妩媚的微笑，用自己的人生当赌注。我是不会对她唠叨说教的。我们姐妹俩的最大区别就在于：我沉湎于幻想，她却敢于尝试；我寄情于梦，她却亲身体味。通向屋顶的楼梯上那粗野喧闹的脚步声可惹恼了住我们楼下、与猫咪相伴偕老的杰米拉，也让母亲夜不能寐。在我耳畔，嘈杂的脚步声倍加难忍，在梦中更是幻化成另一番景象。夜半的梦魇里浮现出肌肉健硕、长满绒毛的腿，让我难以安眠。醒来后，回想起那些梦境，我真是羞愧难当，不禁憎恶起梦中男性的强壮躯体，还有那些声音和气息。玛丽则会凝神谛听，感受着来自这些活生生的男孩的讯息。也许他们人数并不太多，可能只是五六个来自约旦河西岸的农村孩子。可是楼梯早已摇摇欲坠，再加上杰米拉在楼下大声叫嚷，你会觉得这座房子马上就要塌了。那些男孩你追我赶地跑上楼去，穿着靴子的脚重重地踏在楼梯上，我们的公寓就像个关上门的捕兽笼子一般咯吱咯吱摇晃起来。如洪水般攫住母亲的那种感受却不会对我有丝毫影响，因为我会缩回躯壳，躲进右肩的阵阵抽痛里，那种蔓延的疼痛让我佝偻起身子。我坐的那把椅子会颤抖，正是因为这种疼痛，而与楼梯上咚咚作响的脚步声无关。与我截然相反，玛丽则会沉迷于房间的这种震颤，就像一个孩子痴迷于过山车的骤升猛降一样。此刻她对着小圆镜修起眉毛来，还心平气和地建议道：“也许咱们哪天应该敞开门，请他们进来吃点儿或者喝点儿。”她又用希伯来语补充

^①Yehuda Amichai (1924-2000)，以色列诗人。他的诗透明而睿智，把日常与神圣、爱情与战争、个人与民族等因素糅合，多涉及人类的生存环境和普遍命运，具有深远的哲学意味和语言渗透力。

道：“为什么不呢？”

虽然明知玛丽是在开玩笑，母亲还是被气得哽住了。“我都气坏了，你还在那儿火上浇油。”她这样呵斥着玛丽，却看见爷爷咧嘴直笑，摆明了不站在她这边。

“想怎么做就怎么做，别管别人怎么说你。”爷爷开腔了，“我年轻那会儿，等到一天的活儿都干完的时候，也喜欢唱啊跳啊的。”

“什么？就和这些野小子一样？”

“不是。那时候我们可是起早贪黑地干呢。我还得做吃的。你丈夫还是小伙子那会儿，也总是跑跑跳跳，吆喝那么一两声。”

“接着他就闷不吭声了，一直到走了为止。”

爷爷低声哼着什么，朝水烟壶弯下腰去，用黑黑的手指拨了拨余烬，却没为自己的儿子辩白一句。烟壶里汩汩的水声似乎在暗示：这样数落自己过世的丈夫可不对。母亲和她公公之间到底是怎样一种关系？我总是充满好奇。年龄差距并不是不可逾越的。阿米亥在我出生以前就在写诗了，但如果我和这位诗人共居一室，如果我们都体会着冬日的严寒和春日的寂寥，如果他养家糊口而我操持内务，如果围绕我的总是男性那略带克制的温存和无言的凝望，就像伊莱亚斯爷爷对母亲那样，那么也许……就算发现他们之间真的有什么，我也不会吃惊。虽然爷爷如今已是一位老者，他的确切年纪已经无人知道，却依然体格稳健、行动灵活、笑意盈盈，当年他一定是个器宇不凡的小伙子。他的儿子去世后，是什么让这两人多年来依然保持彼此间的界限，或者说，有什么理由可以让他们分开吗？无论是在认识巴赫吉以前，在巴赫吉来到我身边，用另一个世界的光辉照亮我灵魂的时候，还是他离我而去的那段阴郁日子里，我总是被羞怯感紧紧束缚着。太过害羞的我不敢去当面问个明白，

总觉得只有思想污秽的人才会问及某些事情。我也知道这很虚伪，但虚伪本是怯弱者用以自卫的盾牌。即使如此，我也难掩好奇。我那憎恶一切神圣事物的妹妹对我叫道：“你还责怪我总是活得太自在呢！”我觉得她这样大叫，是因为这种猜测居然萌生在我的心头，而不是由她第一个想到。不过之后她又咧嘴笑道：“母亲和爷爷？你听说过一只鸟和一块石头亲热吗？我不能确定的，只是他们中哪个是鸟，哪个是石头。”

爷爷把红色的烟管绕上烟壶，然后靠在起居室的长椅上说：“楼上的小伙子们安静下来了。咱们可以看电视啦。”

母亲起身去给他煮咖啡。但走到起居室中间时，她却整个儿僵在那里，缩着脖子，好像怕天花板很快就要塌下来。楼上有人冲着一只空桶狠狠地踹了一脚，摔瓶子的声音此起彼伏，然后一个大嗓门咆哮着：“还得看你这张脸，真是见鬼！你这畜生！”

玛丽轻轻叩齿，兴奋得好像正坐在体育场前排。

“听听，听听。”母亲带着责怪的口气对爷爷说。

“他们闹腾一会儿就累啦。”

天花板又颤抖起来。好多双粗笨的大脚跑来跑去，又踢又踹。一个惊恐的声音尖叫着：“放我下来，放我下来。”

“把他扔到街上去。”另一个声音催促道。

“前天晚上，”母亲轻声说道，她脸色煞白，就好像这事儿刚刚发生一样，“我刚打开窗子，他们的臭尿就差点溅到我脸上。隔着栏杆朝外撒尿，这样做对吗？”她朝爷爷问道，就像一个虚心求教的小学生。

爷爷笑了，他可不愿意扮演老师的角色。“谁会在秋天冷飕飕的寒风里打开窗子呢！”

母亲看着自己那双差点儿被弄脏的手，说道：“我可不稀罕上天送

来的这些个礼物。”

爷爷不是宗教信徒。如果他心目中有神，那神一定是个不为生活重担所累、喜欢打趣的单身汉。“不去追求这些天赐的礼物，”他对母亲说，“的确明智。”然后他转过身，冲着玛丽的侧影说：“有时候上天会在他的礼物上系根看不见的绳子，拖着往前跑。看着那群追在后面的傻瓜，他会笑破肚皮。”

“你是在说我吗？”玛丽笑道。

“我？”

妈妈仍不罢休。“连我睡觉时也不得安生。他们半夜三更还在楼道里上来下去个不停，打牌的时候老是大呼小叫。更别提他们带上楼去的毒品和那些龌龊女人了。”

“最好不要提嘛。”爷爷说。

“继续笑吧，如果你愿意。不过阿布·纳赫拉^①是故意这么干的。他把房子租给这些人，就是想让咱们在这儿活受罪。”

我很喜欢看母亲和爷爷这样斗嘴。他们深深扎根于岁月的土壤中，好似一对连理枝，经得起任何风暴的侵袭。我总是想，他们已经看尽了世事变迁，放弃了追赶那些系着看不见的绳子的礼物，尔后，如果这两人之间萌生出一种深深的爱意，那么斗嘴莫非就是这种关系的精髓所在？

“这些姑娘们该怎么办呢？”母亲问道。

“关姑娘们什么事？”爷爷反问道，话音里第一次流露出一丝担忧。

① “Abu”音译为“阿布”，意为“某人之父”，“阿布·纳赫拉”是对“纳赫拉的爸爸”的称呼。与此对应，“Umm”音译为“乌姆”，意为“某人之母”。

他甚至还挪了一下身子，好像马上就要站起来。

“你忘了他们喝醉酒时是怎么来撞门的啦？谁来保护我们？”

爷爷装出一副自尊心受伤的样子，站起身来郑重其事地说：“有我在呢！”

爷爷身材高大，长长的身影一直拖到厨房的门楣上，玛丽却不为所动：“他们只要对你吹口气，你就飘走啦，爷爷。”

爷爷转过身去，似乎要跟她理论。“你这么觉得？”

“您可比您自己想的要更老一点儿呢。”她回道，话里充满怜爱。

三人都没理会我。或许他们清楚，那种真切、猛烈而邪恶的忧惧就潜伏在我的心中。这些据说在餐馆和建筑工地打工的男孩，其实就是阿布·纳赫拉的黑暗巢穴里的魔鬼。夜复一夜，每当黑夜把我笼罩，他们就会穿越黑暗而来。因浸透汗水而硬结的衣衫、粗直蓬乱的头发、脸上好似大火后的森林一般焦黑的胡楂、发黄的牙齿、湿润的双唇间逸出的丝丝笑意，这些画面合为一人。他的手划过屋子的四壁，在砖隙间窸窣滑动，攥着檐槽和窗棂。面对这个咆哮的怪物，我不禁沉湎其中难以自拔，未经挣扎便气力全失，不曾谋面就已被征服。

“肩膀又疼了吗？”母亲关切地问。

对这种疼痛，我羞愧难当。“不，不是。”

“她脸色都发白了。”玛丽说。

“亚力酒在哪儿？轮到你和你的手艺上场了，女人。”爷爷对母亲命令道，“涂上亚力酒，开始按摩吧。”

他总是丝毫不顾及家庭预算，自己打开一瓶酒，接着等待一个适当的借口，比如招待客人或治疗病痛，然后把剩下的酒喝个精光。亚力酒的味道让我不悦，因为自儿时起它就伴随在我左右，我总把这股味道与

疼痛联系在一起。母亲的手滑进我的衬衣，熟练地解开内衣，然后用力按摩起来，就像在追赶着疼痛那刺穿我前胸后背的触角。爷爷轻轻地顿着脚，他的声音似乎与母亲手指的动作交织在一起：“再来一下，再来一下，女人，再来一下。”我闭上眼睛，随着母亲按摩的律动摇晃着椅子。因这按摩，或是亚力酒浓烈的味道，或是爷爷那平缓的声音，那种疼痛似乎逐渐消退。“再来一下，再来一下。”宛如非洲巫医一般，爷爷用一种令人昏昏欲睡的语调反复念叨着。我睁开眼睛，看见他、母亲和玛丽的脸凑在一起。我注意到，他在笑容背后隐藏着一丝紧张和担心。自孩提时代起，每当我发病，爷爷就会站在我的床前，双唇翕张，念念有词。这些咒语很可能是他早年学来的，因为现在他不信教。我喜欢听爷爷咕哝的这些咒语，可是无论我怎么央求，他都不肯大声重复。

这时他又开始蠕动双唇，念起咒语，然后自然而然地挤到母亲和玛丽之间，把两人从我的床边挤开。他用那双棕褐色的大手捧着我的脸颊，我闭上了眼睛，待到再次睁眼，看见他满是汗水的脸上已露出疲惫的神色。

我握住他的手腕，吻着他的双手。“够了，爷爷。”

他朝我弯下身子，似乎要吻我的头发，好像仍把我当孩子，但随即直起身子，从桌上拿起已经打开的酒瓶，朝长椅走去。这时敲门声响起，他匆匆喝了一大口酒，把酒瓶塞到长椅底下。

我们楼下的邻居杰米拉走了进来。“又犯病啦？”她责备着我，就像在训斥那些给父母添麻烦的小孩。这位独居的老妇人心肠不错，喝咖啡是她的一大嗜好。虽然对她过于敏感的性格，爷爷有些反感，但是她对我和玛丽疼爱有加，爷爷也就对她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。她随时都会来我家串门。如果正赶上我们吃饭，她也不回去，而是顺势坐在爷爷坐的

长椅上，却不肯尝一尝我们的饭菜。所以我们习惯了吃饭时有她在场，还边吃边和她聊天。

此刻，她朝我走来，我还没来得及躲开，她就伸出食指点了点我的前额。我发现这样触摸别人，在犹太人中并不常见。我曾跟爷爷说，这要比我们东方人的相处方式好些。他不同意。“他们就像欧洲人，会隔着一段距离相爱，也会隔着一段距离相残。”

“你还年轻呢！”杰米拉对我说，就像在诊断疑难杂症的医生，“你该嫁人了。谁又惹你生气啦？”

爷爷一下子板起脸，“还”这个字眼让他不悦。

“我们正在说阿布·纳赫拉和他那些个房客呢。”妈妈解释着。

杰米拉把她专为我们做的一碟刚出炉的小甜饼摆上桌子，显然在等咖啡端上来。“这些小鬼头！”她忿忿地说，“我老得从他们手里把猫给救回来。上个礼拜，他们把一只啤酒罐绑在它的尾巴上。可怜的小东西吓得发了疯，前天回家的时候被折腾得半死不活，吐得到处都是——他们把大麻掺到鱼里喂给它吃。”

爷爷悄悄地从长椅下面拿出那瓶酒。他可不喜欢听杰米拉这么唠唠叨叨。妈妈的脸上却露出了光彩：这里来了个盟友呢。“把这些小畜生领来这里，阿布·纳赫拉可是别有用心。他想把我们从这栋公寓赶出去，然后白白拿走房租。”

“他可休想让我搬走。”

“对，休想。”妈妈表示赞同，“你的侄子哈利姆可是位律师，我们家这几口子却像无依无靠的孤儿。阿布·纳赫拉这个可恶的小偷，从政府那里揩走不少油水。自打他成了告密者，不管干什么勾当都能逍遥法外。他干吗要盯上一个寡妇的公寓呢？从这几间小屋子上他能捞到多少

好处？”

“他可是家财万贯呢，”玛丽说，“这对他来说只是个零头。”

“强盗终归是强盗，”妈妈坚持己见，“他抢东西纯粹是为了取乐。他们要包庇他到什么时候啊？他手下那些小青年都向迦密山上的犹太姑娘们兜售起毒品来了。如今他又把鬼主意打到了同胞的身上。他们不会坐视不管的——嗯！绝不会就这么算了！”

“是啊，绝不会就这么算了。”杰米拉应声附和，看见我在厨房里点着了煤气，她喜笑颜开。“乖女儿，放一点糖就可以啦！”她身子前倾，朝我叫道。

爷爷用手指挠了挠卷曲的银发。“上天让我们男人免于卷入女人的战争。你是不是已经警告他了，女人？”他这么问妈妈。

“我可不像。打做姑娘那会儿起，我就在量自己的翅膀有多长了，可到现在它们都还没长出来呢。我明白，和阿布·纳赫拉这种人对着干的话，我的脖子早就折了。”

从厨房的门里，我看见爷爷冲妈妈笑了笑。这种笑常令我困惑不解，因为那是一个真正的男人在对一个真正的女人微笑。

机灵的玛丽，对男人的世界总是那么了如指掌！也许她见惯了爱情里的大起大落。可自从与巴赫吉的那场恋情告吹之后，我就退到了东方女人的面纱后面。我重新开始留意那些微妙的暗示、轻柔的语调、匆匆的一瞥——它们就像浩瀚星海中的小星星，发出微弱的光芒。

“你确定，”他问道，“之前没有——或许只是碰巧——当面冲他发火？”

这种质问的口气、其中流露出的不信任，都让妈妈恼火。“我说过，一个字都没提过。”

“那我就不明白了。”爷爷说。我把咖啡端上桌时，他沉默下来。玛丽修好了眉毛，收起镊子什么的。

“他今晚要到这儿来。”爷爷说。

“阿布·纳赫拉？”妈妈显得颇为吃惊。

“我在咖啡店里，他儿子祖海尔走了进来，朝周围的人笑，就像在给穷人们施舍救济。我们从没搭过话。我还以为他是来叫伊萨·玛塔尔干活儿的呢，因为伊萨以前常给他爸铺地板。结果不是这么回事儿，他走到我跟前，说他爸今晚要来拜访我们。”

“这父子俩都不是什么好东西。”杰米拉评论道，然后一直盯着我，直到我起身给她续了一杯咖啡。

“他说什么时候来了吗，那个恶棍？”

“他说就今晚，随时会来。”

我们喜欢杰米拉。她素来处事圆滑，如今听了这话，虽然迫不及待地想打听阿布·纳赫拉来我家的原因，却随即站起身来。“我要走了，晚安。”她边说边打量玛丽，上牙紧咬下嘴唇，似乎这样才能忍住想说的话，然后她匆匆离开了。

无需她明说，我也明白了。玛丽朝别处望去，避免和我四目相接。爷爷和妈妈却对即将到来的大事一无所知。玛丽悄悄溜进了她和我同住的那间卧室。

“赫达，”妈妈转过来问我，“还疼吗？下班回来后，你还没吃过一点儿东西呢。我们得吃晚饭了——要是我们正吃着，他来了，那可怎么办？”她又问爷爷。

“他可不会从咱们的饭桌上偷拿东西吃。”

“要是他敢吃，我就喂他毒药。”妈妈说，“1948年后，他告发了我的

兄弟们。就是因为他，我的兄弟们才被驱逐到了约旦。^①就是因为他，我才落得孤身一人、身无分文的下场。我可是在这座城里土生土长的，到头来却落魄得像个异乡客。所有财产都在我的兄弟名下，所以都被充了公。但愿真主安拉把这罪犯剩的阳寿也给缴了去。在他走以前我不会把一点吃食端上桌。赫达会体谅我的。”

“那么我们就饿着吧。”爷爷笑了笑。

一阵敲门声传来，妈妈就此打住。“是阿布·纳赫拉。”她悄声说道。

爷爷站起身来，一副如临大敌、严阵以待的样子，但是到了开门时，却又摆出阿拉伯人传统的待客之道。面对这位客人，爷爷笑容满面，仿佛一整天都迫不及待地巴望着他。“您好，欢迎您来！”他高声用阿拉伯语欢迎着，又道：“最近可好？噢，我主荣耀。”虽然还有两只椅子空着，爷爷却示意我腾出自己的位置，坐到一边去，以示对来客的礼遇。客人心里也清楚，这只是虚有其表的客套，但如果爷爷表现得冷淡了，又会得罪他。

妈妈的脸上也挤出了一丝谄笑，这比爷爷的曲意逢迎更令我生气。因为爷爷是在这样的文化中生长的：如果一个老百姓能靠耍心眼儿、撒个小谎逃避强权的压迫，就值得称颂。而且，阿布·纳赫拉也从未干过直接伤害爷爷的事，甚至对爷爷怀有几分敬意。瓦地人传言，伊莱亚斯爷爷那大大的绿色眸子可不仅仅是双埃及人的眼睛。人们可没忘记，当初爷爷抱着我那还在襁褓中的父亲，逃离埃及的故土，只身穿越沙漠来到这里。他能在那个年代躲过强盗的洗劫，肯定有些过人之处。爷爷始终

^①1948年5月14日，以色列正式宣布建国，埃及、约旦、叙利亚等国向以色列宣战，阿以战争爆发，大批巴勒斯坦人逃离家园。

离群索居，直到我父母结婚为止，这也成了佐证。对此，爷爷早有耳闻，却未加争辩。对一个孤独的人来说，受到人们些许敬畏未尝不是件好事。而且阿布·纳赫拉谨小慎微的行事作风可是出了名的。

妈妈的举动却让我觉得奇怪。阿布·纳赫拉的确薄待过她的兄弟。1948年阿以战争爆发前，骚乱迭起，她的兄弟们逃往约旦，当时妈妈正在耶路撒冷，于是他们失去了联络。战争过后，他们也曾试图穿越边境，重回家园。那时阿布·纳赫拉正忙着走私和带着难民穿过雷区与哨卡。他把这些难民带到海法，却在途中把他们洗劫一空。很多人都注意到了这些新来者，他则抢先一步，把这些难民交给政府当局处置，结果他们全被驱逐出境。这段故事已深深刻在我的脑海里。对兄弟的挂念，一夜之间变得分文皆无的苦涩，孤苦无依的痛楚，还有逢迎他人的屈辱……这些都令妈妈对阿布·纳赫拉仇恨不已。然而此时此刻，她却对他露出了谄媚的笑脸！

我坐在那里望着这位来客，不得不承认，他比爷爷更令人敬畏，这不仅仅是因为他年纪更轻。他戴着一顶红色的塔布什帽，上面还镶着一条荡来荡去的黑色流苏；身材健硕，行动敏捷，服装也合体考究；脚上的鞋子和手上那两只硕大无比的金戒指一样闪闪发亮；钻石领夹给那条无可挑剔的领带增添光彩。无论从他的衣着打扮还是言谈举止上，都看不出粗俗鄙陋的地方。他就像一个纯粹为了解闷取乐而沉溺于抢掠恶行的王公贵族。虽然马上察觉了那如毒药般让我五内如焚的恨意，他却对我微笑，仿佛接受了别人的仰慕。也许只有高傲而不屑的神色才能刺激他吧！

他在椅子边儿上坐下，双手轻轻拽着裤脚，好让裤子上的褶皱不走形。接着他环顾了一下四周，脸上带着一种满意和嘉许的微笑，就像一

位主人正在授意身旁的仆从可以服侍他了一样。看到母亲去厨房煮咖啡了，他对爷爷说：“玛丽在哪儿？虽然你把灯打开了，但是再璀璨的光亮都比不上你孙女的美貌。”

爷爷顿时紧张起来，此刻我才觉出自己的心思跑远了。陌生男子平白无故地恭维一位姑娘，这种举动可是有悖传统。阿布·纳赫拉不是一个说话做事欠考虑的人，也一定知道这句话会招致什么反应。他收起笑容，与爷爷那燃烧般的绿色眸子对视着，神色也凝重起来，还带着几分敬意，似乎想让我们明白，刚才那番话绝非心存不敬的奉承。从爷爷的脸色中我看出，与那番轻佻的恭维相比，更让他担心的是说话者真正的目的。阿布·纳赫拉是个有钱人，生意上的关系网从海法一直延伸到拿撒勒和阿卡城。虽然拥有商店、公寓楼和写字楼等产业，他却暗中从事着不法勾当。为了掩盖这些见不得人的生意，他总是竭尽全力粉饰门面，装出一副优雅正派的样子，也许现在他真心想遵纪守法，可他的儿子祖海尔却为罪恶的迷宫吸引。虽然祖海尔已经年届四十，却是个打扮入时、衣着光鲜的单身汉，头脑机灵、活力四射，俨然一副年轻人的样子。虽然爷爷和妈妈都不知道，但是祖海尔为玛丽着迷这件事在瓦地已经是公开的秘密。为了赢得她的芳心，他用过了各种求爱的方式，这些我都知道。

刚刚来到这个国家的时候，爷爷打着赤脚，饥肠辘辘，过着朝不保夕、担惊受怕的贫苦日子，然后在这里找到了食物和栖身之所，建立起家庭。他宁可默默无闻、卑躬屈膝，以求安稳度日。私下里，他并不觉得妈妈失去那些财产有什么值得悲伤的，而是小心翼翼地守护着自己平静的生活，说这是出于基督徒谦卑的品性，倒不如说来自植根于往事的一种深深的恐惧。自孩提时代起，我们就隐约觉得他身后藏着一个可怕

的秘密，而且他仿佛在刻意掩藏行踪，我们似乎要等到长大成人才能了解个中究竟。爷爷这样的人无论多穷苦，都不在乎能否与阿布·纳赫拉这类人攀上亲戚。爷爷是基督徒，阿布·纳赫拉则是穆斯林，不过妨碍这门亲事的不单单是宗教信仰上的分歧。从小到大，爷爷从来没有叫我们要根据宗教与他人划清界限。

此刻两人都在寻找退路。阿布·纳赫拉发觉自己的开场白有些过火，爷爷也在后悔自己刚才显得太紧张，现在巴不得装作什么话都没听到。他们干这事儿的本事，我很有信心。他们都是逢场作戏的高手，不同的只是阿布·纳赫拉的作派强硬大胆，爷爷则有着埃及人的优雅风度。趁着妈妈还在厨房里忙活的当儿，爷爷在长椅上坐下来，拍了拍大腿，然后顽皮地朝阿布·纳赫拉挤了挤眼睛。

“在咖啡上来以前，不妨来一口最棒的茴香酒吧。”他边说边从凳子下面拿出那瓶亚力酒。

“我的溃疡正厉害着呢。”阿布·纳赫拉故意拉长了腔调，“不过谁会拒绝一杯茴香酒呢？”

妈妈从厨房里端来咖啡和杰米拉的小甜饼时，两人先前所说的“来一口”，已经是满满五大杯下肚了。

爷爷说：“扔了那些美国烟吧，我用自己的烟叶给你卷支烟抽。”

阿布·纳赫拉把那顶塔布什帽朝前推了推，直到帽檐紧挨着眉毛，一副惹人喜爱的俏皮模样。甚至连妈妈都把目光移向别处，像要躲避某种邪恶的诱惑。他从托盘里拿起一小杯咖啡，冲她开心地笑了。

“乌姆·赫达，我给你们带来了一个好消息。我很快就叫屋顶上那群渣滓搬走，把那群脏东西扔回原先的垃圾坑里。对这事儿你怎么说，乌姆·赫达？”